

宗教人类学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考察研究

张桥贵 陈麟书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
1

宗教人类学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考察研究

张桥贵 陈麟书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兰明春

封面设计:冯先洁

技术设计:罗庆华

宗 教 人 类 学

张桥贵 陈麟书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郫县犀浦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 开本 5.75 印张 3 插页 14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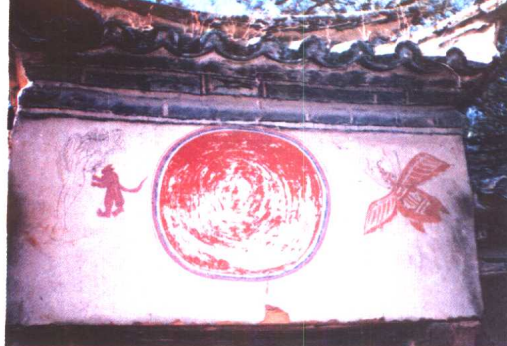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册

ISBN 7-5614-0827-7/B·44

定价:4.80 元



彝族神庙中描绘洪荒劫世神话的壁画



白族祭祀的山神、土地神雕像

白族的祭天台





葬族家里珍藏的祖先崇拜偶像

白族的祭天实况



白族祭祀神灵牌位实况



序 言

宗教人类学顾名思义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田野考察和参与观察的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和亲自观察，来研究后进民族的原始宗教（亦称“无文字民族的宗教”）。宗教人类学是由宗教学与文化人类学（一些国家称为“民族学”或“人种学”）和社会学相结合而形成的宗教学分支学科，因此亦称宗教民族学、宗教人种学，或称狭义的宗教社会学，即研究现存原始宗教的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主要研究那些尚未发展到创造和使用本民族文字阶段，而仍然保留着许多原始社会宗教文化的后进民族传统信仰的原始宗教。它与宗教学其它分支学科的主要区别在于，宗教人类学的理论建构本身要求建立在研究者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故具有很强的专题性，而且要求研究者最好能精通所考察民族的语言，以便能直接与考察对象交流信息，避免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偏差。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名著《巫术、科学、宗教与其它论集》（1948）就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著作。此外，还有一种属于概论性的宗教人类学著作，该类著作是由作者借用和运用大量现存的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比较、分析研究和综合概括。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弗来则（J. G. Frazer）的名著《金枝》（1911—1927）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宗教人类学著作。本书显然是属于前一类型的著作。宗教人类学的研究，在西方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较晚，虽也有数十年的历史，但作为宗教人类学的研究专著，本书的出版，在我国尚属首次。

我的硕士研究生张桥贵(白族),从小生长在云南滇西高寒山区少数民族中,懂民族语,一直到考上大学才暂时离开这块蕴藏和保留有丰富的原始宗教文化,进行宗教人类学田野考察研究的理想场所。大学毕业后多年来,又深入到云南省滇西、滇西北、滇东、滇东北和滇东南等后进民族地区(其中一些地区至今尚属不对国外开放的地区),从事原始宗教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多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考察资料,并已在省级以上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一领域的研究论文、考察报告和译文20余篇。目前,张桥贵在学期间通过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结合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哲学和宗教伦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并通过我们师生之间的共同切磋而得到共识,由张桥贵同志执笔,撰写了这一本在我国尚属开拓性的宗教人类学专著,对云南少数民族现存原始宗教的活动资料进行了具体分析,并以人类学的方法作出了理论概括,结构新颖,内容颇多新意,资料珍贵。本书是作为由本人主编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和无神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出版的,这正是本人作为导师对自己学生所寄予的希望,不当之处,请专家、读者赐教斧正。

陈麟书教授

1992年8月于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宗教人类学概略·····	(1)
第二章 原始宗教的产生与人类文明的兴起·····	(8)
第三章 原始宗教概念辨析·····	(14)
第四章 原始宗教研究的人类学方法·····	(21)
第五章 自然崇拜的生态观·····	(40)
第六章 图腾崇拜的人际观·····	(46)
第七章 祖先崇拜的伦理观·····	(60)
第八章 原始宗教与巫术·····	(70)
第九章 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	(94)
第十章 原始宗教与神话·····	(107)
第十一章 原始宗教的区域化·····	(120)
第十二章 原始宗教的民俗化·····	(136)
第十三章 从原始宗教到神学宗教的变迁·····	(157)
结束语·····	(165)
附：曲靖苗族的宗教信仰与丧葬礼仪·····	(167)

CONTENTS

Preface

Chapter One: Outline of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Chapter Two: Emergence of Primitive Religion and Rise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apter Three: An Analysis of Primitive Religious Conception

Chapter Four: Anthropological Method of Primitive Religion

Chapter Five: Ecological Viewpoint of Natural Worship

Chapter Six: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iewpoint of Totemism

Chapter Seven: Ethics Viewpoint of Ancestral Worship

Chapter Eight: Primitive Religion and Witchcraft

Chapter Nine: Primitive Religion and Primitive Art

Chapter Ten: Primitive Religion and Myth

Chapter Eleven: Regionalization of Primitive Religion

Chapter Twelve: Folklorization of Primitive Religion

Chapter Thirteen: From Primitive Religion To Theological Religion

Conclusion

Appendix: Religious Belief and Funeral Ritual of Miao Nationality in
Qujing

第一章 宗教人类学概略

早期人类学的主流将精力集中在研究尚处于无文字形态的民族、部落社会中的原始宗教信仰和活动的共同特征上。因此，宗教人类学研究从一开始便在人类学研究中居于显要的地位。人类学家热衷于研究所谓的“原始人”或被文明程度较高的宗教称为“尚未开化的”野蛮人的原始宗教，以此力图重构宗教的进化历程，划定各种文明、社会集团和宗教的文明程度，甚至于以此应证基督教的优越。虽然，人们早已开始探讨世界宗教的文化环境、神学体系，但人类学家仍倾心于探索人们的亡灵观念、从精灵迷信到祖先崇拜的各种形式。宗教史学家们已开始认识到原始宗教的信念、教条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们的道德规范，发挥牧师、僧侣和作家的某种职能。这在宗教人类学的考察研究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一、宗教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宗教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奠基时期、发展时期和继续发展与偏离时期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起自 19 世纪早期，主要是以斯宾塞、泰勒和弗来则（又译作“弗雷泽”或“傅来哲”等）等为代表。他们费尽心机通过去捞取别人考察所得的第一手或第二手资料来从事归纳分析，资料来源包括探险家的日记，皮

货商的道听途说，以及与在未开化的土著居民中传播福音的传教士的来往书信、传教士的手写稿等。由于受制于书斋式研究方法的局限，不接触研究对象或游离于研究对象之外，缺乏实地考察与参与研究而失误颇多，弗来则的《金枝》就是犯了这种弊病的典型。

第二个阶段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宗教人类学的发展时期，前一阶段的宗教人类学家所犯的通病，在接受田野调查的实践检验的过程中逐渐暴露了出来。马林诺夫斯基 1952 年出版的《巫术、科学、宗教与其它论集》一书，以及罗维（Robert Harry Lowie）1948 年略加修订而再版的《原始宗教》一书中，对前一阶段所犯的错误作较为系统的纠正。在第一阶段宗教人类学各种方法的研究中，探讨的热点集中在一般性的宗教史研究，边缘性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正教、异教和异端邪说之间的体系差异分析。而第二阶段的宗教人类学研究，已不再满足于不考虑时间上的变化和考虑具体对象、空间的陈旧方法，各种研究越来越趋于具体化，所研究的问题更具有针对性。奠基阶段的宗教人类学，主要采用文化进化论中文化单线进化学说及有关方法；而发展阶段的宗教人类学，则另辟新径，并由此而发展为文化人类学中最有影响的功能学派。

二战后，宗教人类学回顾自己在第一阶段所走过的历程，已明确地认识到在奠基阶段，对原始宗教兴趣的产生都与伴随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和殖民开拓而来的热衷于异国情调的意识有关。人们发觉在欧洲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与欧洲文化格格不入，差异如此显著的精神世界，并力图去征服他们。其走马观花式的调查中，猎奇、偏见和错误与真知灼见并存。因此，宗教人类学在第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不断修正以前所犯的 errors 和偏见，并不断改进和更新研究方法。

第三个阶段是宗教人类学的继续发展和偏离的时期。对西方

宗教人类学有贡献的学者，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在本国的殖民地或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中进行过长期的田野作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相继独立，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也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处于冷战状态。西方宗教人类学界也丧失了在原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随心所欲地进行考察和探险的黄金时代，从而制约了人类学（自然要包括宗教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充分展开和发展，包括宗教人类学在内的西方人类学界便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于清理现有的成果，进一步充实、完善、发展已成体系的理论，如新进化论派以多线演化论来修正和发展颇受众人攻击的单线进化论；以 1979 年怀特根斯泰（Ludwing Wittgenstein）对弗来则的《金枝》进行清理为标志，“宗教人类学的发展，更加提防自己在调查研究中重犯寻求猎奇和好作奇谈怪论的通病。”^①

另一种倾向则偏离人类学的传统，向哲理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引起了宗教人类学范围的扩张，使其内涵迅速膨胀，外延则变得模糊不清。出现了“由于对研究主题与范畴的争论不休，致使宗教人类学保持不断扩张的趋势。”^②

在对宗教人类学的理解上，历来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之分，传统的宗教人类学界定在以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来研究后进民族的原始宗教，这是狭义的宗教人类学，也是被绝大多数学者认可的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人类学。哲学化的广义的宗教人类学把有关人与神关系的研究归属于宗教人类学，并作为哲学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从而突破了研究原始宗教的界定。^③主题与范畴的界

① 《宗教学百科全书》第 1 卷第 311 页，纽约，麦克米南公司 1987 年版。

② 《宗教学百科全书》第 1 卷第 308 页，纽约，麦克米南公司 1987 年版。

③ 参见蓝德曼著：《哲学人类学》第 77 至 122 页，工人出版社 1988 年版。

定，成为宗教人类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课题，尽管在这方面争议颇大，但“人类学界一直保持最友好的百家争鸣风气。”^①

二、宗教人类学家简介

现将宗教人类学领域很少被中国学者介绍的部分学者及其著作简介如下：

利萨 (William Armand Lessa)：1908 年生于美国的纽华克 (Newark) 市，他在哈佛读大学期间便师从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胡顿 (Earnest Albert Hooton, 1887—1954)，开始参与人类学方面的工作。大学毕业后，专修社会人类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先后在夏威夷、中国、Ulithi Atoll 和南太平洋萨亚群岛等地开展田野作业。在此期间，他所写的专著和专题论文多是宗教研究领域的，如 1961 年版的《来自 Ulithi Atoll 的故事——海洋民俗比较研究》，他还是 1968 年版的《中国的实物占卜》一书的著者。他与哈佛大学的吾戈特 (Evan Z. Vogt) 共同编著的《比较宗教学读物——一种人类学方法论》一书，至 1979 年已在纽约出第 4 版，该著作被公认为是宗教人类学研究领域中集大成的奠基作，包括了北美印第安社会、无文字与有文字两种文化传统领域的许多项目，并附有重要的专题论文和资料来源的详细目录。

埃文斯—普里查德 (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1902 年生，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开罗的埃及大学、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任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1971 年被封为爵士。曾在苏丹、原属于比利时

^① 《宗教学百科全书》第 1 卷第 309 页，纽约，麦克米南公司 1987 年版。

的刚果（已于1960年6月30日宣布独立）、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Kenya）开展田野作业。宗教人类学方面的著作有《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法术》、《努埃尔人的宗教》和《原始宗教理论》。《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法术》一书，1937年在牛津出版，该著作系统而详实地阐述了作者对阿赞德人物力论信仰的考察，分析了信仰与怀疑之间的冲突和犹豫，以及经验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缘由。对阿赞德人来说，巫术是由于疾病和死亡而进行的社会联系，它是一种纯心理的活动，把起因归咎于其他对象，通常是社会上越轨的人和事，从而为自己寻找开脱。

《努埃尔人的宗教》一书，1956年在牛津出版，在该著作中，埃文斯-普里查德阐述了宗教明显的一神论趋向的特征，对上帝的强烈依赖感，违犯教规将受到惩罚的观念，理所当然的负罪、忏悔和赎罪献祭。他提出努埃尔人的宗教观念认为，一个精灵有许多表现形式，这是他们某些社会结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曲折反映。

《原始宗教理论》一书，1965年在牛津出版。对教规戒律的规范史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并提出了一些令人确信的新观点。

罗维（Robert Harry Lowie）：1883年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1957年卒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来市（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所在地）。他求学于美国，师从美国人类学历史特殊论派的大师波亚士（博厄斯），190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07年至1921年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保持密切的联系，后来他到了伯克来市。从1924年至1933年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社当编辑，曾任美国民俗学协会会长，美国种族学协会会长，美国人类学协会会长。著述甚丰，其《原始社会》一书，版于1920年，解放前就有中文译本；《原始宗教》一书，1929年初版，1948年出修订版；《种族理论史》一书，1937年版；《克罗印第安人》一书，1935年版。《克罗印第安人》一书版于纽约，作者系统阐述了北美印第安人克罗

族的宗教文化，他渊博的知识使他的这项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他发现在克罗族人与超自然的关系中，对梦幻和守护精灵组成主要模式的探索，各种集体举办的献牲仪式，具有“治疗”的意象。

史宾罗 (Melford Elliot Spiro)：1920 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克利夫兰 (Cleveland) 市，在美国西北部的大学就读，1950 年获博士学位。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在以色列和缅甸等地开展田野作业，著有《缅甸人的超自然主义》，1967 年版；《佛教与社会》，1970 年版；《运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宗教》，载巴顿 (Michael P. Banton) 编的《宗教的界说与解释》第 85 页至 125 页，1966 年纽约版。

托尼 (Victor W. Turner)：1920 年生于苏格兰，1955 年获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1964 年至 1968 年任非洲研究协会会长，后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在非洲南部的赞比亚 (Zambia)、东非的乌干达和美洲的墨西哥开展田野作业。著有《恩登布人的占卜》，1961 年版；《齐哈姆巴 (Chihamba) 的白精灵》，1962 年版；《森林的象征》，1967 年版；《哀伤的鼓声》，1968 年版；《仪式的过程》，1969 年版；《戏剧、田野和隐喻》，1974 年版等。《齐哈姆巴的白精灵》一书的附标题是“恩登布人的仪式性戏剧”，由曼彻斯特大学出版，在该著作中托尼详细描述了赞比亚恩登布人 (Ndembu) 的齐哈姆巴 (Chihamba) 仪式，意在有计划的击退祖先和自然的灵魂的攻击，各个阶段土著人对仪式的解释，讨论了象征主义，对有关周围世界“白色”的象征进行比较分析。《森林的象征》一书的附标题为“恩登布人仪式概貌”，是一本有关赞比亚恩登布人仪式体系的文集，既有论述性的文字，也有描述性的语言。作者分析了作为象征体系的仪式，其意义由土著人来解释，他们所用的牺牲，他们与仪式背景的关系，从而表现某些重大问题，比如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红色、白色和黑色对生命力的

价值，在不同的仪式中得到表现。《哀伤的鼓声》一书的附标题为“赞比亚恩登布人宗教研究”，1968年牛津大学出版，该著作不仅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其民族志资料和对恩登布人仪式的象征主义分析也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还包括渗透其文化中的占卜和社会化戏剧仪式的探讨。

杰芝 (Clifford Geertz)：1926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岸的旧金山，专修社会人类学，1956年在哈佛获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新泽西的高级研究所任社会科学教授。在今属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爪哇之东的巴厘岛和北非的摩洛哥进行田野作业。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专著《爪哇的宗教》，1960年纽约版。为1968年纽约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3卷撰写了《宗教人类学研究》。1973年在纽约出版了《作为文化系统的宗教》一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学界中对宗教人类学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之一。

费南芝 (James w. Bwiti Fernandez)：著有《非洲的一种宗教人种学构想》，1982年美国普林斯顿版，概述了宗教文化的全貌。

波恩 (James A. Boon)：著有《别的部落、别的记载：象征人类学中的文化、历史、宗教和经文的比较研究》，1982年剑桥版。对宗教人类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理智史、有争议的理论和制度等若干相互联系的领域进行了象征分析方法的研究。系《宗教学百科全书》宗教人类学方面的撰稿人。

杜姆特 (Louis Charles Jean Dumont)：1911年生于希腊东北部的萨罗尼加 (Salonica)，1954年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1951年至1955年在牛津讲授印度社会学，在印度开展田野作业。著有《人类分等级——种性制度论集》，1970年出英文版，系统阐述了印度的社会与宗教；《我们起源观的变更——现代个人主义基督徒的产生》，载《宗教学》第1—27页，1982年1月；《印度的宗教、政治与历史》，1970年版。

第二章 原始宗教的产生与 人类文明的兴起

宗教的起源问题，是宗教学中最“说不清”的，但同时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论题，曾一度成为宗教学这门学科中最热门的话题。早期的宗教学者，多把宗教的起源问题列为自己的主要论题，不少人也许最初正是出于对这一富有魅力的理论问题的兴致而投身于这一学科的研究当中。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今未能得出什么可以加以肯定的结论。有的甚至走向另一极端，认为试图探究宗教的起源和最早的表现形式，不仅这种劳作本身是劳而无功的，而且产生这种企图本身就是一种失误。现在的大多数宗教人类学研究者，都认为探讨宗教的起源是一种劳而无功的差事。^①“因为任何关于宗教起源的证据，在史前便早已消失。企图通过考察当代某些没有文字的社会，以重新构造宗教的起源，事实上也无济于事，因为这种证据即使曾经存在也已消失在古代社会里。”^②

然而，对我们来说这种证据并未完全消失。“云南是一个民族学的宝库，世代生活、繁衍在西南边疆地区的许多民族，其原始社会的残余形态和原始宗教的信仰活动，迄今还保存着许多极为

① Evans—Pritchard, E. E: Territories of Primitive religion. P. 10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② 罗纳德·L. 约翰斯通著，尹今黎等译：《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第3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